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下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李春和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下

宋　袁樞　撰

蕭道成篡宋

宋明帝泰始三年八月以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奔朐山道成以為咸主垣榮祖亦奔朐山往依道成於淮陰劉僧副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四年秋七月庚申以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濃興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横人有順逆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宫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

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六年南兖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為天子上疑之徵為黄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内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参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還鎮淮陰

七年　初上為諸王寛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

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則必加罪戮改騧字為騙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刳斮者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上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御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冢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剌王休祐前鎮江陵貪虐無厭上

不使之鎮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剛狠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春二月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伏後日欲闇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繹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絶去車輪輿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為南

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閣羣豎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荆州帶甲十餘萬地中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奸臣下可以保境土至一身孰與賜劒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偽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　晉平刺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

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己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甚暴甚内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坐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既而謂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絶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爲亂逆朕未忍

明法申詔詰厲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為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嬈懼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吾春中多與之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無

不和顔厚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恐當不必即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押景和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褚淵以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為吳郡太守急召之既至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耳黃羅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

淵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為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為庶人

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

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時王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葢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兾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

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氷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姁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宅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

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上封銀壺酒使吳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為之飲道成即飲之喜還朝保證道成或密以啟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名喜入內殿與共言謔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　戊寅以淮陰為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

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須宅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為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勔右僕射詔淵勔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衛尉與袁粲等共

掌機事是夕上殂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

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

救其獘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冬十一月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

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為武陵郡袁粲等

不同佃夫稱勅施行粲等不敢執

蒼梧王元徽元年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

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過及帝即位年

在冲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為之備會夏口闕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黄門郎王奂為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劫留使自太洑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

公與謀襲建康表治城湟多觧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録二豎以謝冤魂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秉右

衛將軍蕭道成遊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

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汪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即日内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古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

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
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
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
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
臺城休範遣文豪别將兵趨臺城自以大衆攻新亭壘
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巳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色
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
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黄回與越騎校

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囘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
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
相賞乃與囘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
側囘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
為質二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致囘敬兒於左右所親
李恒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囘見休範無備目
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
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

竇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特達唱云已平而無以
以為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
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
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
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之弟也其姊為休範
妃惠朗兄黃門郎惠明時為道成軍副在城内了不自
疑道成與黑騾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
呌不復相聞將士百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内亂

走道成衆獨正坐厲聲呼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内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言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勔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騾兵追殺之黄門侍郎王藴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藴景文之兄子也於是

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宫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避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為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準據

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黒騾徑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宫省恇擾時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宫中金銀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鬬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

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冦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軍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騾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騾等於宣陽門斬黑騾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

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　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為中領軍南兖州刺史留衛建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荆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

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休範休範
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變遣中兵參軍馮景祖
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
三年冬十二月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令服
用儉素又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
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為長帝凶
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楊運
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

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鎮軍叅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單騎亡奔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乃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録事叅軍陳郡殷瀰中兵叅軍略陽垣慶延叅軍沈顒左暄等謀為自

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
遊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
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
得志者無不歸之　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
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
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
微聞其事遣傖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
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帥數百人自建康奔京

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即命纂嚴已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蘭陵李安民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為都統蕭道成知黄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玄武湖冠軍將軍蕭賾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

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祗祖沈顒皆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以一戰而克殷瀰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鬬志景素本乏威畧惟擾不知所為黄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下顒先帥衆走祗祖次之其餘諸軍

相繼奔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黄囬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黄囘髙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八月庚午以給事黄門侍郎阮佃夫為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

順帝昇明元年　初蒼梧王在東宫好緣漆帳竿去地

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勅陳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内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内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宫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逺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别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

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卧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日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户晝閉行人殆絶鍼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悸然不樂殿省憂懼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閤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

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遊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刳解臠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

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卧裸袒帝立道成於室内畫腹為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射之帝乃更以骲箭射正中其齊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鋋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為汝

盡力耶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
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
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真言於道成
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
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
奔廣陵起兵道成世子賾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
欲使賾將郢州兵東下合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劉僧副
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

廣陵恐未爲長筭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魏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魏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髙世惟當静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逺去根本自貽猖蹷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

天子居深宫施號令目公為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嶷皆以為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詗伺機便秋七

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此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

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廂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勅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

怖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㑹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鬚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

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於是長刀遮桀秉等各失聲而去秉出於路逢從弟韞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畧安成王凖宜臨萬國追封昱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桀至王乃入居朝

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葬蒼梧王於郊壇西　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為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爕為揚州刺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閤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為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蕭道成改領

南徐州刺史　八月癸亥詔袁粲鎮石頭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　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戊申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為侯伯子男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為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荆州直閤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槊馳還建康言攸之反

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為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攸之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弑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為司徒左長史故未發寅凝之之子也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刳斮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

琰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橙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攸之指裲襠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栢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

陵内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州奔夏口栢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遺道成書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户凡在城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宫閤管籥悉閣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

之惱懼十二月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内外戒嚴已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賛為荆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黄回為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賾為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燮為揚州以賾為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賾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賾

乃薦變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為武隆王賛長史行郢州事賾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為其内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未行朝廷處分衆欲倍道趨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内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為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

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壹江山皆城隍也庚午隤奉
燮鎮湓口隤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
樓艣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隤真我子也以
隤為西討都督隤啟山圖為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
友鎮尋陽隤以為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留
江州刺史豫章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
罷歸至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
州欲因蕭隤出弔作難據郢城隤知之不出還至東府

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緼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伯興天與之子也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時劉韞為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為衛將

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綦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綦為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綦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衛其内耳綦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綦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軍王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綦守石頭薛淵固辭道成彊之淵不得已

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道成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為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

即束裝臨去啜羹寫胄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萬之亦奔石頭丹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子也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閤已閉敬則欲開閤出卜伯興嚴兵為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拳

歐其類仆地而殺之又殺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棨王
蘊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
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門射之蘊謂棨已敗即散
走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
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棨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死
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
分兵攻府西門焚之棨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
府秉與二子俁陵踰城走棨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

曰本知一木不能支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静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静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謡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既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黄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藴孫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藴斬之其餘粲

黨皆無所問蔡典籤莫嗣祖為蔡秉宣通密謀道成召
詰之曰袁粲謀反何不啟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
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苟生蘊嬖人張承
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粲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
才嫌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
或高詠對之閒居高卧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論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
以除奸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

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爲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爲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爲吏部尚書吏部尚書王奐爲丹陽尹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爲吳郡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瓌永之子也遭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會遐召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

出手得盧矣道成即以瓌為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黄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不恊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寧朔將軍桓康請獨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為也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為前驅司馬劉攘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

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鏨泊黃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鏨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為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攸之且穢

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
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
沈文秀督吳錢唐軍事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
誅其宗族　乙未以從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於
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
九重奥絶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司存既
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
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及覘權慍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謐建議假蕭道成黃鉞從之　乙巳蕭道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

在衆寡公雄武有竒畧一勝也寛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囘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

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臏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為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以為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賾遣軍主桓敬帥八軍據西塞為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南鄉范雲使送書入

城餉武陵王贊擿一羥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叅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湓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

曰不振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乗馬歴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闗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柳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争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

兒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荆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為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為軍來又宣闔

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寵洲為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為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太和走至華容界皆縊於櫟林已已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初會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録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録事及敬兒將至榮為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

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懽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丑以左衛將軍蕭

賾為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為主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為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　夏四月蕭道成以黃回終為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為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　秋八月乙未以蕭道成領軍將軍蕭嶷為江州刺史　九月蕭道成欲引時賢叅贊大業夜召驃騎

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朏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宅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

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絶羣后徽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黄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彦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

成假黄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賛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録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　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為南兖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蕭晃為豫州刺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叅佐命以為左長史甞置酒與論魏晉

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恱甲寅以朏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黄門侍郎蕭長懋為雍州刺史　二月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賛拜不名三月甲辰以太傅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賾領南豫州刺史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湊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遣腹心陳讚説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内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内人常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内以石頭為世子宫一如東宫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

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賛卒非疾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為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葢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啟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宫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

寮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朏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皷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禄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慼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

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成安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為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萍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除

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不同員限盈長者别更詳議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户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頥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顗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為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

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實萬世　夏五月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踈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

后丁卯封皇子鈞為衡陽王　六月甲子立皇太子賾為皇太子皇子嶷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晃為長沙王曄為武陵王暠為安成王鏘為鄱陽王鑠為桂陽王鑑為廣陵王皇孫長懋為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魏遷洛陽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

衆齋於明堂右个使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宫召澄入見逆謂之曰

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城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

戍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秘書監盧淵上表以為前世承
平之主未甞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
為武不勝有虧威重乎昔魏武以弊兵一萬破袁紹謝
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
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
或以懦力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
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
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

能制彊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冲典武選　秋九月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筭已定大將軍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

是安定王休等並殷勤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臣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茍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茍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内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宫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

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畧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

徵穆亮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

魏主築宮於鄴西冬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

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三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咸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此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闈闥之

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

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茍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臣茍非其才雖三后之胄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茍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内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

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葢由於此謂宜勅示百僚以恵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崇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

給然猶分别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淆今闔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皁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内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從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

為升降何其容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畧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别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户少并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禄不輕比來頒賚動以

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帝覽奏甚善之　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廄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為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

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黄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黄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於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為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羆壽之孫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　冬十月戊申魏王親告太廟使高陽

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十一月魏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中十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悦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纉之族弟也與給事黄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為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為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黄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故事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疎也衆意乃稍解戊申詔代

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二年夏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不容可猝革三十已下

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戊

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以漢士為之　秋八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九月庚午魏六宫文武悉還於洛陽　冬十二月甲子魏王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三年春正月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黄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黄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　秋七月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

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八月戊戌恂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尚書陸琇啟帝帝引見恂數其罪杖之百餘下囚於城西廢為庶人

初魏主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穆泰與陸叡謀作亂帝召任城王澄於凝閑堂謂之曰穆泰謀為不軌扇誘宗室脱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彊為我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

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為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駑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雁門雁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平陽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勅台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為當似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

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四年春二月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

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為民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彊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

口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　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常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産乙升餘子徙敦煌初丕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帝賜冲烈詔曰叡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别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連坐應

死特宥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絶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别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賔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勲貴之

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蕭鸞簒弑

齊高帝建元二年春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蕭鸞為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為帝所養恩過諸子

四年夏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為皇太子

武帝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為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以太子妃瑯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為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　秋七月戊午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內軍主子良

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上疾亟暫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豎刁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

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勅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鍾殿中無不如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悞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内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懐共下意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曅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頼之　初西昌侯鸞為太祖

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曅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

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秀為護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 鬱林王性辯惠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别作鑰鈎夜開西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

於營署為異人所毆及大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呼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

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

咨議叅軍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温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為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綦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母

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
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内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
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與云
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為後閤舍人常
居含章殿著黄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勅左右
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
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
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昔我思汝一枚不得

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朞歳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蒸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為世祖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法身如何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

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
不能獨辦且復小聽衛尉蕭諶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
在郢州諶已爲腹心及卽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
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爲東宮直閤爲
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
宿帝通夕不寐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
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
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

閒達何后亦淫泆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

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

之齋閤通夜洞開内外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

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

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

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

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諶蕭

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

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援已巳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戸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戸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諶稱敕名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啟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

其奏溧陽令錢塘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讀前此說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捶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録君稱敕賜死父母

為殉在眼中矣琮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秋七月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宴總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宴宴聞之響應又

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録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邪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時始

興內史蕭季敬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行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

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蕭諶又使閉内殿諸房閤俄而諶引兵入壽昌閤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纒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隷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弑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

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八月以始安王遥光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遥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遥光賛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遥欣為兖州刺史遥欣遥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　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

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伏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

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九月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丹陽董僧謂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宣威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

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局叅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叅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

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惠將殺之僧惠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謀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玄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惠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

不足恃吾若逃亡非唯孫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欲因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為荆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㝢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㝢

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昌寓尚之之弟子也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銶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之孫也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

王錄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冬十月以宣城公鸞為大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禄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

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祏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祏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貞巴陵王子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為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録公見接殷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

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宣城王甞與之言遥光才力可委鋒曰遥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籖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

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陵太守鎮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王輒

與之間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為姦利武陵王曅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籖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毁之曅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籖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籖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

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

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閤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啟處地雖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總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

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嬰尫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胤體先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且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主

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賛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下